

• 赵萍著

佳期如梦

——一个小妾的自述

JIAQIRUMENG JIAQIRUMENG

• 济南出版社

目 录

开篇	(1)
家世	(4)
出嫁	(21)
新婚	(42)
解冻	(60)
柔情	(76)
重逢	(101)
霹雳	(119)
风波	(136)
血梦	(149)
彤云	(164)
离别	(182)
极倾	(192)
情绝	(204)
遭劫	(219)

复归	(231)
分飞	(242)
结局	(250)

录 目

(1)	浪 涛
(11)	秋 夜
(21)	海 上
(31)	古 迹
(41)	寒 夜
(51)	南 乡
(101)	雪 后
(111)	寒 露
(181)	寒 风
(191)	寒 雨
(201)	寒 雪
(281)	海 滨
(291)	海 上
(301)	海 滨
(311)	海 上

开 篇

又是一个金风玉露的秋天。

太阳已偏西，外面不时传来梧桐叶落的“沙啦”声，打在门上，飘在窗上，飞在空中。我那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侄女雅雅，到县教育局报到后因遇到点小麻烦，还在家中分配，闲得无聊，一个人在屋里鼓鼓捣捣地收拾箱子褥子。我坐在外屋的沙发上，给她粉红色的锦缎棉袄钉扣子。教了30年书，到了不能再干的时候，才递上退休申请。乍一赋闲在家，有点儿轻松，也有点儿落寞，过了段时间，心情也渐渐淡泊宁静。今天下午，不知是何故，思绪总不能集中，耳朵不觉就去捕捉雅雅的动静，“怦怦，怦怦”，心跳得发颤，以致手工做不下去，我把纫好的针线别在线团上，对着棉衣上金线织就的大朵菊花发愣。

雅雅从里屋走出来：“姑姑，这里面包的啥宝贝？”

我相信我的预感，抬起头来，果真见雅雅举着一个绣着一枝白梅的湖蓝绉布包。血液一下子涌上头顶。雅雅见我变貌失色，嘻笑着要打开来看，我厉声喝道：“雅雅！”雅雅很少见我这么声色俱厉，吃惊地耸耸肩膀，乖乖地将那绉布包递了过来。

我看着它，不胜感叹。它放在箱底30多年，原本鲜艳

的湖蓝色已成灰蓝，里面的东西只有我清楚：一只钻石戒指，还有一本蓝布皮的日记。

岁月递嬗，往事已成陈迹，我和这个包记载的人已完全不同，可我的心知道，我何尝忘记过这个布包？它铭记着我初为人妻的一段生生死死的感情历程。我很想为我所爱的人矢志守节，终身不渝，至死无悔。我始终认为那是一种超然空灵的幸福，幸福之上的幸福。依了我这个年纪，依了虽不富足也无衣食之虑的生活条件，在暮年，在小鸟叫声如洗的清晨和晚风习习的黄昏，一个人在安谧、恬静的氛围中，回首和自己所爱的人共同生活的朝朝暮暮，一颦一笑，至亲至爱的往事，那是一种多么洒脱的享受。可我如今已成耄耋老妇，却始终没弄明白我到底有没有得到过爱情？说没有，好像过于苛刻，如果说有——唉，后来发生的事却令人心寒。很多次我想拿出那布包，特别是梁栋死后，我一个人孑然独居，闲得无聊，想把它翻出来再重温年轻时的梦——那消魂荡魄，又撕心裂肺的梦，可我真的没鼓起这个勇气。

雅雅知道梁栋是我再嫁的丈夫。这准是她妈透给她的。雅雅十几岁时，有一次悄悄问我以前的姑父是什么样子，被我的脸色吓了回去。

是呵！以前的姑父是消失了，可我毕竟同他生活过一千多个日日夜夜，从那个日子的末尾开始，我的心就不再年轻。他不在我面前，却不时出现在我的心底，我的梦中，或因不经意的小事引发的回忆里。从娇弱的姑娘到鬓发苍苍的老妇，用去了将近半个世纪！

屋里暮色转浓，也渐渐有些清冷，雅雅扭亮壁灯，给我披上一件毛外套。这个鬼丫头，她肯定猜到了我的前半生与这布包有关，侧身坐在沙发的扶手上，用手轻轻理着我的头发，柔声地说：“姑姑，以前我不敢问您，怕惹您伤心，可我感觉得出来，您有心事。沧海桑田，人间冷暖您都经历过了，到了这把年纪，还有什么不能开口的呢，何苦这么折磨自己？”

雅雅是我一手带大的，我视她为己出，经不住她的软磨硬缠，其实也许是我怕我的心经不住这一击而有意寻求外力的帮助，也许我的潜意识里早有了一吐为快的欲望，这个欲望起于何时，我不得而知，可我知道，时间最能改变人。

以前我曾发誓，我将一生一世严守这个秘密，直到我死去之前，我会让雅雅将我连同那个布包，一同送进火化炉，然后化为一缕青烟，徐徐融进天地。

现在，我竟答应了雅雅，把这段往事告诉她。

家世

我家在鲁北离滨河城三里路的沙窝张家庄。说沙窝其实不然，这里一年四季没有风沙滚滚的景象。每年秋后，收了庄稼的土地就显得憔悴不堪。不久，便泛起白花花的碱，一望无际。那里多少万年以前是汪洋大海，后来潮水退了一百多里，便成了陆地。

我记事起家里共有四口人，我奶奶、我爹、我娘和我，还有那密密匝匝的枣树。村前村后，家里家外，到处都是大大小小、粗粗细细、高高低低的枣树。

春天，枣树发了芽，先上来是嫩嫩的鹅黄色，那份柔细，那份精美，使人既怜且爱。鹅黄色一天天变浓变绿，变成了一片遮天蔽日的绿色的海，村里大户人家的青砖房脊像海中的一叶叶小舟。夏天，枣花开了满眼满树，淡黄色的枣花散发着诱人的香气。那香气甜而不腻，香而不冲，温温柔柔，雅雅致致，令人回肠荡气。最美要数秋天，枣儿红了，万顷碧涛中，红玛瑙似的果实累累，大青大绿，大红大紫的颜色令人生出许许多多富丽堂皇的梦。家乡的枣儿天下第一好吃，金丝小枣是自古朝圣的贡品，枣儿能舒筋活血，驱寒化痰，止咳润肺，大补元气，具有几十种强身祛病的功能，是世上极佳的滋补珍品。冬季，枣叶落光

了，嶙峋的虬枝伸向天空，把太阳和光明足足地还给大地。天地敞亮，村子敞亮，人心更敞亮。

一方水土养一方人。我们的家乡虽然贫穷，地也盐碱，水也盐碱，我们村的井水咸得不能入口，吃水总是到三里路外的县城去挑，但没有谁嫌弃故土。枣林深处，人们繁衍生息，串演改朝换代，生生死死，战乱灾荒，歌舞升平，缠绵悱恻的爱情故事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回想起家乡，就有枣树给带来的温馨不绝的回忆。枣树就是我们的衣食父母。老家固穷，但因有了枣树的点缀，具有了比鱼米之乡也毫不逊色的魅力。故乡的人也同枣树一样质朴、泼辣，具有极强的生命力，不然，那片土地为什么不长苹果不结桃，偏偏枣树世代繁茂呢？

枣树，成了一种只有家乡人才能懂得的活泼、热辣辣的生命与人力”的旋律。

我们家住在村南，院子的大门朝东，进大门有一堵高高的迎门墙，院子里有两粗两细四棵枣树，三间北屋奶奶住两间，一间做厨房，我们三口住两间东西屋，种于几亩盐碱薄地。

听奶奶讲，原先我们张家也是当地的望族，到了曾祖父那辈子，因和城里陈家打人命官司，官司打赢了，我们也倾家荡产，败落下来。爷爷从十二、三岁就被送到济南府一家远亲的茶叶店当学徒，干个十几年，精心钻研，手脚勤，嘴巴甜，深得掌柜器重，后来升任管帐先生，每逢过年给家带回百十块银元，置了几十亩地，找人种着，吃不愁穿不愁，日子过得也满舒坦。我爹三岁那年的腊月二

十三，爷爷又从济南往家赶，走到南大洼，那洼很大，几十里没有人烟，被一伙强盗劫路打死了，奶奶卖了十几亩好地给爷爷发了大丧。那年奶奶才32岁，拉着9岁的大伯和我爹过日子，后来大伯喉咙里长疙瘩，奶奶请神婆治病。那神婆子念了半天咒语，用纳鞋底子的大针在油灯上烧了烧，按住大伯就刺他的嗓子眼儿，说把里面的脓放出来便好，结果只见流血不见流脓，疼得大伯满地打滚，几天后便奔了黄泉路。于是，张家只剩我爹一根独苗。

奶奶从小加心用意地将爹看大。娇惯归娇惯，规矩却是极严，爹要是当天不把从私塾里学到的文章背下来，奶奶就用戒尺狠狠打他的手心，直到我成年后那戒尺还在，板子的顶部又薄又光滑，那全是我爹的手心磨的。等到爹娶了亲，60亩地只剩十几亩了。

娘嫁过来时18岁。母亲娘家姓李，人俊名字也雅，叫水仙。是大户人家的小姐。娘讲她的先人李德煜在清朝官居三品，做过顺天府尹。他老人家懂得“富贵不还乡，如锦衣夜行”的道理，做官后在家乡大肆置地购产，筑坟造宅，母亲娘家叫李家园子，偌大的地面就是李家当时的后花园。后来花园没有了，名字却世代相传，令子子孙孙时时领略当年的威严与风采。李家园子村前有座高五、六丈的大石牌坊，牌坊两侧有一对威风凛凛的大石狮。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行人，牌坊四角凌空，能工巧匠在上面刻了黄香扇枕、三娘教子、蛟龙戏水、凤凰牡丹等掌故图案，很有气派。列祖列宗教书进仕的榜样带动了子孙后代，所以李家园子穷则穷，读书人却代代不绝，我老爷也是前清的

举人，在天津开着好几家店铺，日子过得相当宽绰。后来直奉战争打响，天津地面上不太平。老两口一商量，把铺子变卖了告老还乡，来原籍定居。那时我娘已是十五六岁的犬姑娘，出落得不仅相貌出众，而且诗书字画针线手工无不通晓，前来提媒的络绎不绝，说的全是滨河城有名的富户，可老爷偏偏选中了我爹，说富者易淫奢，贫贱则谦恭，认定我爹出身世代书香门弟，一表人材，从小读书知礼，不会难为他女儿。姥娘持反对意见，听人讲亲家母一脸横肉，面带恶相，为人尖刻，怕女儿进门后受气。老爷笑她妇人之见，说得姥娘也无言以对，就这样订了我娘的终身。这是老爷一生所犯的最大错误，到后来，老爷常常后悔不已。

其实在我的印象中，爹爹是满欢喜我娘的，他从不对娘挑三剔四，也不嫌好道歹，关键是我奶奶，娘的恶婆婆。

从我四五岁恍惚记事起，晚饭后，娘收拾完了，给奶奶倒上一壶热茶，问一声：“娘还有事么？”

“还不快去纺线，像个槌子一样竖着干啥？”奶奶横眉立眼地喝道。

娘答应着，忙忙退出去，暂时回到我们住的小西屋里，油灯放在炕桌上，我躺在温暖的被窝里，娘则坐在炕头纺那永远也纺不完的线，在纺车的嗡嗡声中，娘同我有一搭无一搭地拉着家常，教我念贴在墙上的毛笔小楷：赵钱孙李，周吴郑王，冯陈褚魏，蒋沈韩杨……有时还教我背诵唐诗：“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”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”……

冬天，娘爱穿一套淡紫色带白花的棉袄棉裤；夏天，穿天蓝、豆绿和米黄色的衣裳，一年到头打扮得利利索索，素素净净的，她脑后梳个紧紧的髻儿，皮肤又细又白，眼睛漆黑油亮，配上苗苗细细的高挑个儿，是滨江城数一数二的俊俏媳妇儿。可我知道，娘的日子很不舒心，我常常见她一边纺线，一边抬着她那美丽的面庞痴痴地遐想。想着，想着，喟然一声长叹，泪珠就顺着她那秀气的脸颊流下来，教我念的也多是：“桃李不禁风，回首落英无限。肠断肠断，人共楚天俱远。”“沙窗落日渐黄昏，金屋无人见泪痕。寂寞空庭春欲晚，梨花满地不开门。”这些悲伤婉约的词。

奶奶在上房抽够了烟，喝够了茶，就可着嗓子大喊：“志远家——”奶奶对娘说话多会都带着气，好像欠着她算不清的陈年旧债。

娘常吓得机灵一个冷战，嘴里应着“来啦！”无论手上的事再要紧也立时扔下，赶紧往上房跑，依着奶奶的说法晚去一步也要挨一顿臭骂。

奶奶虽厉害，对爹和我却不轻易发火儿，赶集上店还常给父亲买烟买酒，给我买零食买小玩意儿，可她一见我娘就条件反射似地板着脸，不停地数落：“你看你干活像个植植（喜鹊），光做样子给人看呀？当初人家给俺提亲的挤了瓢压了碗的，闭着眼摸一个也比你强。哼，我们老张家真是前世做了孽。”她闭口不说这些年没有娘那辛勤的操劳就没有这个家，没有娘的丰厚的陪嫁，一家人早给饿飞起来了。

娘生性柔弱，怕奶奶就像小羊怕狼，她一天到晚忙得

脚不沾地，推磨轧碾，洗衣做饭，奶奶从不让她白天做针线活，统统压到夜间。娘照例是不能上桌吃饭的，站在一旁侍奉着，看见谁吃完了，赶紧接过来添满，双手递上，等都吃饱了剩下就吃两口，剩不下就挨着。就这样，奶奶见了她还是眼睛冒火。

每天晚上，娘要服侍奶奶上床睡觉，先绞了热毛巾，递给奶奶净了面，盆里再加上热水，蹲在地上给奶奶洗脚，擦完脚把拖鞋放到跟前，便赶紧去铺被子，扶奶奶上床。奶奶躺在被窝里还不算完，嚷着腿疼脚疼，要娘给她捶腰捏腿，捶轻了奶奶骂她应付差使，稍一用力又骂她不安好心，铺派够了，才让娘回房。可怜我娘娇娇弱弱的小姐，进得门来当牛做马，用尽全力想讨奶奶欢心，可奶奶看她就象前世欠了她的债，非在娘身上捞本儿不可。我记得很清楚，有一次，娘问奶奶中午想吃啥饭，奶奶不耐烦地说：“天天两顿饭！”（那时老家每天吃两顿饭，天天问也不嫌俗）娘知道奶奶爱喝面条，就擀了面条。奶奶从外面串门回来见是面条，一下就蹿了起来：“咋个喝，今儿个喝，你就不会换换花样？”娘忙陪着笑脸说：“您老想吃啥？”奶奶个把话，把娘个把心，中突突跳得厉害。爹爹一看奶奶脸色不好，抓过碗就朝我娘头上砸去。一瓦碗在娘头上摔得粉碎，鲜血顺着娘的颧角流了下来。我吓得大哭，娘捂住颧角，脸上泪水横流还屏住气问奶奶：“中娘，您别生气，我再去做。”奶奶瞪着眼睛说：“我收个命，我想要是奶奶说，志远家过来我砍下你的头，恐怕娘也不知道躲，她被折磨得麻木了。”

我搂住娘的腿嚎啕大哭，娘的泪水点点滴滴打落在我的脸上，那一刻，我真恨不得也在奶奶头上摔碎一只饭碗。

私下里奶奶还得意地对爹说：“打的媳妇揉的面，要没点规矩，咱这笼子里咋能盛得住这只鸟儿？”父亲连忙恭顺地点头。

娘从小在城里长大，没学织土布，进得门来，奶奶撇着嘴：“过庄户日子就收起你那小姐架子来吧。”

“娘，请您教我。”娘陪着小心说。六把梭的土布，奶妈说一遍便不再重复，幸亏娘心灵手巧，但是，“三样断五匹，大人故嫌迟”，娘真真应了红颜薄命的老话了。

童年记忆中最难忘的是跟我娘去住姥姥家。穿上娘亲手缝制的那件玫瑰红色带白水仙的洋布大褂，那份神气，那份得意使人终生不忘。外祖母40岁时生下我娘，这也是她唯一的千金，老爷、姥姥对她的宠爱无以复加。我有三个舅舅，最小的三舅比母亲还大6岁，从小一家人都拿她当宝贝。

他们清楚娘在婆家受气，虽然娘怕二老挂心从不提在婆家的憋屈事，可人们从我的言谈中，从母亲日见憔悴的模样和强颜欢笑中可以看出。在那个时代，即便知道女儿受气也是枉然，受罪受死可以，但决无离婚这一说。听老爷讲过宣统皇帝在天津时，他的妃子文绣同他公开离婚的事，一时间成了天下第一号新闻，令宣统费尽了龙颜，皇帝为此难堪的往墙上撞头，若不是侍卫拉得紧，说不定中国最后一个皇帝将因此丧命。老爷、姥姥对女儿有一种负疚感，每次去了待我娘更加周到，全家人都看着娘的脸色

行事，连老爷也不例外。

我娘也趁机放松自己，随便往炕上一歪，依着被垛吃着瓜籽和姥娘拉家常，看着我和舅舅家的小姐弟们在炕头上翻跟头，疯玩疯闹。娘只有在娘家才露出她那大家闺秀的风度。

吃晚饭了，屋里灯亮亮的，妗子们把炒好的白菜豆腐、清炖鱼、红焖肉、虾酱、咸菜热腾腾摆上一桌子，一家人围坐在炕桌周围，饭菜好，胃口也好，大家有说有笑，热热乎乎，吃完饭，谁也不肯散去，凑到灯下吃花生，喝茶水，玩到三更才散。

姥娘也是妗子们的婆婆，可她和奶奶不一样，她也和媳妇们一样早起晚睡，对媳妇从不高声大气，妗子们都说摊上这样的婆婆是自己的福气。

有一回，屋里只有老爷、姥娘和我，老爷笑嘻嘻地对姥娘说：“我娶你的时候，你还哭哭啼啼，我发誓说一辈子不让你吃屈，不令你后悔，你看看我没说白话不是？”

姥娘低下头去，脸上爬满了笑意。从我记事起，从没见过他们红过脸，他们都不固执己见，凡是家中的大事都是二人意见一致才去办。这在当时是极不容易的，所以姥娘操劳一生，从不对老爷说个“不”字，原因也是如此吧。

我娘从小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，出嫁以后适应不了那恶劣的环境，整日郁郁寡欢，以泪洗面。奶奶说她的婆婆（也就是我的曾祖母）更厉害，媳妇要是有病说吃不下，老奶奶就说：“爽掺糠，爽掺糠，看她吃不吃？”既然奶奶深受其害，为什么她又不能善待我的母亲？

我10岁那年，娘又怀了身孕，身体原本虚弱再加妊娠反应，力气越发不支。奶奶见母亲不能再像以前那样不停地操持家务，更加烦恼，整天在爹面前编派她的不是。爹原在城里教几家大户人家的子弟念私塾，后来上边号召废私塾，兴新学，念国语，学算术。县教育科在县城改建了一处庙宇，成立了学堂，让有学问的人去考学堂教员。我爹说这是违背祖宗，不肯去应试，结果赋闲在家。他心情原本苦闷，又加上愚忠愚孝，奶奶说一不二，听了奶奶的调唆，常常不问青红皂白，也不管我娘在干什么，揪住头发就一顿暴打，娘身上青一块、紫一块的伤痕累累不断。这种时候，娘从不辩解，只是一任泪水滚滚流下。娘哭，我也哭，想我娘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，怎禁得春流到冬，秋流到夏？

我娘将临产时，向奶奶提出要回娘家去住几天，说生了孩子，再回去就不容易了。

“把机上那匹布织完再说。”奶奶冷冷地道。

为了早日了机，母亲五天五夜没吃好，没睡好，把布织了下来。

她嫁在本村的叔伯姐姐荣仙，也就是我祥哥的母亲祥大娘已套好了牛车等在我们家门口了。

那时，有钱人家的家眷出门坐马拉的轿子车，车身是长方形的，拱顶，顶子和四周蒙了蓝布。姥娘家就有一辆。小户人家走亲戚就借挂大车，用一张大席棚着顶，前后两头用土布被单蒙上，这一车坐了祥大娘和我最要好的小伙伴祥哥，我和我娘回到了李家园子。

到了晚间，娘突然肚子疼得紧了。按我们那块的风俗，闺女万万不可把孩子生在娘家，姥姥慌忙支使人们套车，又令人去叫祥大娘来一路照顾我母亲，那时，我已在姥姥那温暖的炕头上睡熟了。

我是被姥姥推醒的，一看，天已大亮，姥姥满脸是泪，抽搐着道：“梅……妮儿，再跟你……你娘见上……一面吧……”说罢将我紧紧地搂在怀中，心肝儿，小苦命地哭喊起来……

我这才发现炕头上没有我娘，那时我年纪小，弄不懂大人为什么哭个不停。我穿上衣服，轿子车已在门外等着，姥姥把我抱上车，伙计马上赶车，顺着回家的那条路飞跑，我问姥姥：“娘在哪儿？”姥姥一句也说不出，只是哭，我也给吓得哭起来。

车停在离沙窝张家一半的路上，那里有片野生的枣棵子，娘直挺挺地躺地路边卸了马的大车上，我晃着她的胳膊叫娘，娘不应。我又用手去掰她紧闭的双眼，她也不动，手触到她的脸，冰凉冰凉的。我看见我爹、祥大娘和矜子们都流着泪，这才明白娘是死了，永远不会再看我一眼，再喊我一声，也永远不再委屈地活在这个世上了。“娘——”我惨叫，扑在娘身上……

祥大娘流着泪一遍遍地给后来的近门近支的人讲事情的经过……

沙窝张庄在李家园子正北，隔着十几里路。一出李家园子，我娘便肚子疼得受不了，母亲不是性格直露的人，不疼得要命不会那样惨叫，祥大娘见不是顺产的征兆，心里

害了怕，她理着母亲被汗浸透的头发，不住地说：“快到了，快到了——”

娘疼得在车上打滚，挣扎到后来，娘用孱弱的声音说：“荣仙姐，我，撑，撑不……了……了。”

祥大娘见血水已湿透了我娘的衣服，对赶车的伙计说：“停到前边那片枣林子吧，你快去叫他家的人来。”

大车就停在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的野枣林中，娘生下了弟弟。生完孩子娘大出血，血不停地流，祥大娘又急又疼又束手无措，望着血如泉涌，她竟用手去堵，哪能堵得住？

这时爹和奶奶赶来，祥大娘焦急地说：“快送回家去，请个先生看看吧。”

奶奶赶到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开包裹着弟弟的小被子，看见弟弟的小鸡鸡，脸上绽开了笑意。

听着祥大娘说，奶奶蹑着小脚往母亲跟前瞧了瞧，皱着眉说：“那可不行，这是血崩，带回家去会给家里带来血灾，晦气多少辈子都除不掉。”

祥大娘急得直跺脚：“那也不能在这荒郊野外等死呵。”

奶奶断然地说：“只要有我这口气，就不能看着老张家毁在她手里，志远，你今儿说一句：要家，还是要你媳妇？”爹抱着头蹲在地上不吱声。

娘已经不再能说话，或者不想再说话，她的血就要流尽了，她的生命已到了尽头。忽然，娘的眼睛亮了，说不清那亮光是怨，是怒，是悲，是愤，是对稚儿幼女的难以割舍，还是视死如归的向往与欣慰……亮光忽然暗淡了，暗